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一卷 演說官場備呈醜態 鑽謀差使細訴奇形

南亭亭長，武進李伯元同徵寶嘉，曾鑄《官場現形記》說部。洋洋五十萬餘言，描寫貴人社會之種種現形，歷歷如繪，燃犀鑄鼎，不是過也，夙已風行一時，膾炙人口，不脛而走二十二行剩伯元之名乃立，其氣概直足奪小說家之前席。嗟乎！伯元而今老且死，所謂現形者，亦前此幾十年矣。讀者輒興陳跡之慨！餘齒卑任性，語言無忌，文字不謹，致摻貴人之怒。既不容於朝，乃去而之野，東奔西逐，閱百十度月圓月缺，需時不謂不暫。眼界胸襟，繇之大展，禍福倚伏，幾微消長之理，亦繇之而悟澈，乃者歸去來兮，息影於古龍門裡之老屋中，一幾一榻，一紙一筆，無絲竹之亂耳。饒餘樂之可尋，自春徂秋，成三十萬言，立體仿諸稗史，紀事出以方言。恰與伯元所鑄，有笙磬同音之故，名之曰《最近官場秘密史》，非敢有所借也。聊用袁簡齋命名續《齊諧》之遺意云爾。今兒五月十二，上海禁煙第三紀念日子。金利源馬頭有條輪船開往漢口去。足足擠滿上千的客。這裡頭官界、紳界、學界、商界至於種種經紀、勞動苦力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談話說笑的聲浪比什麼還鬧。習靜的人腦筋都脹了。

單說第三號官艙裡面，有三個人正談得興頭。要知談的什麼？先把這三個人的歷史說一說明白。那一個有鬍子的胖子，姓牛，號信甫，本貫徐州府人。他祖上做過協台的，很有一分家私。吃這信甫一泡子濫嫖濫賭，不上幾年花得個精光完結。因此在家鄉邊存身不得，沒奈何！跑到京城裡去幫幫闊人的閒。也是他運氣大來，有個黃帶子歡喜他靈利，投機的什麼似的，就拜了把子。頂到這黃帶子拿了權，這信甫就很得意了。又結交了好些的大人先生。京城裡頭，很有「牛八爺」的名氣。這信甫原是排行第八，所以大家都叫他「牛八爺」的。這會子，湖南撫台牛中丞，當初做京官的時節和牛八爺很是談得來。牛中丞雖是雲南人，既然要好，便認了一族，按著五百年前共一家的一句話，也算不得他倆荒唐呢。此番牛八爺從京裡出來，到了上海玩了幾天。搭輪船到漢口，過船湖南去打個混的。那一個瘦骨臉的麻子，瞧去也有四十歲來往，他是蘇州人，姓尤，號心迴。那一年北關中的第三。他家本有幾個錢，便捐了個內閣中書。同鄉黃大軍機很賞識他。

只是這尤中書有點兒恃才傲物的脾氣，人又極其古怪，筆墨原是好的，可惜流入苛刻一路。前兩年福中堂做八十歲，戶部約員公送二十四條壽屏，請他老人家做一篇壽文，他老人家的牛性發了，長篇累牘都是說不得的話。那出分子的沒一個懂得文字的，便模模糊糊送了進去。福中堂也是雙眼墨黑，不曉得壽屏上說些什麼？打量著終是恭維罷哩。又曉得是花了一千銀子的潤筆，請尤中書撰的文。原來福中堂很聽人說：尤中書的筆墨是個名家。他雖是坎坎的一個舉人底子捐的中書，倒說翰林院裡頭的人還比不上他。所以收到這副壽禮很歡喜，便高高興興的掛在東花廳上，還且自詡識者。向人說道：「這會子做壽，別人送給我整萬銀子的壽禮，我都不歡喜。倒是戶部約員公送的二十四條壽屏，他們雖是花不了幾個，我倒難為他叫尤某人給我撰文。我原想叫尤某人弄點筆墨，他們竟先獲我心，所以我就高興了。」

說也可憐，偌大京城沒有第二個讀得透這文字。只有黃軍機暗暗的替尤中書叫苦，弄穿下來，那裡吃得住！次年，有個送部引見的道台與福中堂有點淵源，並且很有點才名。有天，福中堂請這道台吃飯，一時高興賣弄他這副壽屏。那道台讀了一遍，不置可否，只是冷笑。福中堂也不留意。過了兩天，那道台探聽得尤中書寓在同鄉黃大軍機宅裡，便透個消息過去，說「孝敬他一萬銀子，便把壽文上的言語不說穿。不然教他仔細……」

尤中書那裡肯去理他。倒是黃軍機著急了，情願送他頭兩吊銀子唬過這事。那道台拿定要一萬。商議了好幾天，還不攏局。齊巧吃福中堂的心腹倒聽著了，一一對福中堂說了。福中堂立刻叫那道台去盤問出底細來，便怒忿了腦門，定見要問尤中書謗毀大臣的罪。還是黃大軍機從中周旋道：「尤某的文字雖有幾個不妥當的字眼，然而也沒有什麼大不了。其實某道捕風捉影，索詐不遂，以致說壞了。至於尤某人這種性格久久終要鬧出不好看來才罷。中堂給他一點子利害，做戒做戒他，原是應得的。不過事隔一年，中堂又是一向說這文字忒恭維了。這會子鬧起來，別人終要說中堂上了某道的當，不是合不來嗎？」

福中堂一想，黃軍機的話說實在不錯。當真的鬧起來，果然我的文字一門顯出底子來了。我這樣的分位和一個芝麻似的官兒鬥，就是砍了他的腦袋，希罕什麼？倒是我吃人家輕量值得多了。便道：「你老哥說的倒是替兄弟打算的計較。但是尤某人不許他頓在京裡。三天裡頭就要他離開去。我就便宜他這一遭吧！」

黃大軍機連連答應道：「這個很可以，這個很可以……」於是安置尤中書到兄弟那裡去玩幾時。黃軍機的兄弟現在江西署理臬台。所以尤中書和牛八爺一塊兒出京，到九江分手。這是他倆的大略。還有那一個和尤中書、牛八爺原不認得的。不過住的第四號官艙，只有一板三隔，因為談起湖南撫台吃這人聽到了。他原是湖南候補縣丞。姓苟，名讓仁，浙江天台人，卻是秀才底子，長於鑽營一道。妙不過他的耳朵也長，面皮又厚，性情很是圓融，應酬工夫又極周到，定做成的一個「小老爺」的材料。這種樣人假如不得意，做書的就不相信了。且說苟讓仁知道第三號裡的兩位同湖南撫台有淵源的，不知這兩位什麼班子？打量起來終比自己大些。便備了手本，穿了行裝，過來稟見。尤中書、牛八爺看那手本寫的是「藍翎五品銜、湖南候補縣丞苟讓仁。」詫異道：「奇了！我們又不是湖南的官，怎的湖南的縣丞拿著手本來稟見呢？」剛要回他，只見一個黑胖矮子穿著寶藍實地紗開衩袍，像條綠色板帶，晶頂藍翎薄底京靴，報名「請安」。慌得尤中書、牛八爺還禮不迭。尤中書笑道：「老兄弄錯了。我們並不是湖南的官。」指著牛八爺道：「這位牛大哥是鎮國公府裡的西席，同湖南牛中丞是一家的。」苟老爺忙又請安道：「卑職求大人栽培，中丞跟前賞句好話。」

「老兄還沒弄清楚，兄弟不是湖南的官。這麼『大人卑職』的稱呼，其實不作興呢。我們交個朋友，兄弟是最歡喜的。若是要弄這把戲，兄弟就不敢請教了。」苟老爺連忙答轉口來道：「老哥說得是！」牛八爺替尤中書通過名姓、爵裡，同黃大軍機的交情，這會子江西去的緣由，說了一遍。牛八爺原是吹牛皮的大王，尤中書的歷史原有點好聽，所以一經牛八爺的口，竟裝點得花團錦簇，彷彿戲台上串的一般氣概。苟老爺伸著大指道：「了不得！」尤中書笑道：「老哥太譽了。那不過少年積習罷哩！」

苟老爺正色道：「兄弟雖是個小官，卻沒有小官的質性，從不肯輕譽大人先生，希圖進身求榮地步。所以一行作吏二十餘年還沒有跑過一點子的紅。」尤中書聽了苟讓仁的這幾句話不禁肅然起敬，瞧著牛八爺道：「八哥，你聽苟大哥的話呢，真真是有氣節的朋友。我只知道現在世界上的人總是蠅營狗鑽、卑鄙齷齪，官場中人更加不好，那裡知道卑官末吏之中還有苟大哥這樣氣節自見的人物呢！而今而後我不敢相天下士矣！」

列位可知道當面恭維便是「小人之尤」。尤中書見不到此，認是苟讓仁是個「正誠君子」。真所謂：君子可欺以其方了。閒言少敘，且說苟老爺聽了尤中書贊歎他的言語，心裡著實高興。又談了一回閒話，牛八爺慢慢的說到牛中丞身上去。苟老爺連忙趁勢竊聽上可有甚嗜好？可以乘機鑽營地步。便道：「我們中丞要算現今外任大員裡面不可多得的人員哩！這會子升署湘撫，那裡的局面現在又很不好，裡頭拿這重位交給他，況且年富力強，將來吏治民生，定有可觀。」

牛八爺哈哈笑道：「苟老哥你真真枉恐！在官場裡混了多年，難道官場上的把戲還不知嗎？老哥你我一見如故，也是有緣，不妨把我的那位本家中丞的歷史說一說明白。」苟老爺忙道：「請教！請教！」牛八爺道：「老哥，你可知道牛中丞的官是那門來的？幸虧他會嫖，臉蛋兒又生得漂亮，然而大抵嫖的一門，只有傾家蕩產，丟功名失身命。唯有他老人家的嫖，竟嫖出濟遇來了。他原是秀才，窮得要不得，一向在家裡教書。直到三十歲光景；有個朋友薦他到揚州姓許的鹽商家裡處館。許鹽商原是大商家，倒是富而有禮的一個人。瞧他筆底下還算過得去，所以非常的尊重他。他也福至心靈，一味的討居停歡喜，只要居停所愛的事，什麼都肯遷就。那許鹽商單單的只愛嫖，嫖以外還歡喜附庸風雅。他便專在這門子上用工夫。當時揚州有個土妓，名喚小月的，很有幾分顏色。很識得幾個字，唐詩三百首爛熟於胸中。許鹽商直當這小月李香君、顧眉生、卞玉京一流人物，沒一天不去花上百十兩銀

子。豈知這小月自恃有了這點點的才情，倒顯得許鹽商俗了。要他的錢沒法子，面子上巴結；暗底和我這位本家中丞好上了。我這位本家中丞原可以充一個風雅子弟，寫點點小楷，一蕪四齊，不作興有一點不勻淨，一個字兒大一些兒，一個字兒小一點子，居然玉真公主的《靈飛經》臨得熟極而溜的了；做幾首五、七言的平平仄仄、仄仄平平，唱起來倒比著馬如飛的開篇還要好聽；畫幾筆梅花，據說是彭剛直的一派。小月如何不傾倒呢。先是小月有一方玉章鑲著『蓮花六郎、鄭虔三絕』這麼八個字，不知那裡來的？珍愛不可言喻。就拿這方玉章送給我那位本家中丞做個表記。未幾遇著鄉試的年份，小月便把許鹽商送給他的銀錢，替這位本家中丞買關節、請槍手，居然弄了一名舉人。咳！我那位本家中丞，不是兄弟說印沒良心，乾的事情很不作興呢。」苟老爺道：「什麼樣了？怎地又埋怨起憲台來呢？」

牛八爺道：「他中了舉人，次年便進京會試，不料又中了進士。中了進士之後，公然把小月的情分義氣忘得個一點兒影響都沒了。小月癡心不死找到京中。恰恰的我那本家中丞出京了，所以本家中丞的心果然不可問了。然而面上還沒穿繃，小月也打量人心是差不多的，我與他的真真是天高地厚之恩，重荷生成之德，那裡會負呢？要是其中必有個緣故罷哩！但是當這土妓的人花錢手段一定高妙的。小月在揚州雖有許鹽商一個大冤桶，只怕花在他身上何止好幾萬金！終不過東手挪來，西手耗去，那裡有甚積蓄。況且替本家中丞弄到一名舉人，花的錢也著實不少，已虧空了些。及至找到京中撲了個空，竟弄得進退維谷。沒奈何，就在京中借著賣書鬻字的勾當，重理舊業。齊巧敝居停鎮國公賞識起來。一日盤問小月的籍貫，小月便編派道：『原籍是鎮江人。』」

苟老爺笑道：「揚州同鎮江不過一江之隔，至於方言雖在不同，其實還是相近。此人聽去卻辨不出。」牛八爺道：「這種地方即使辨得來也不要緊。你別打叉，讓我一層一節的進去。我有個脾氣不好，倘然半途一打叉，就要接不上前後文哩。」尤中書道：「牛八哥原有這毛病的。苟大哥不要開口，盡聽吧！」苟老爺答應了幾個「是」。牛八道：「小月說：『原籍是鎮江，姓王，父親是個歲貢生，做過教諭的，可憐過世的早，母親也是官家之女，姓牛。父親過世之後，貧乏立錐，母親只得帶了我依靠舅舅家去過活。舅舅卻很可憐我們母女兩個，又瞧我生的還不粗蠢，意思要把我做媳婦。只是舅母不依，因為舅母要把他自己的姪女做媳婦。有這一層阻力就拖沓下來了。未幾舅舅也故世了，母親也亡故了，舅母便請了媒人同他的哥哥求婚。我的表兄大不為然，說到父親在日原相定了姑娘家的妹妹，原不合意和舅舅家的姐姐結親。現在父親才得去世，熱孝在身，也不該提議親事呢。於是母子二人竟參商起來。我暗暗的對表兄說，你快別這樣，這樣就是不孝哩。別為了我一個苦命女子釀成你們母子不和。我是沒依沒靠的人，在這裡更不安了。索性一言包括了罷！我是不願意嫁你的。快收了這心吧！別把老太太氣壞了。我那表兄聽我這樣說法，黯黯道，妹妹我並不是存了什麼的心思，終不過為了你一輩子的事情。雖是姑爺、姑娘去世的早，妹妹在我家過活，其實是嬌生慣養的，何嘗受得一點子委曲？現在的局勢已是不對了，若不把這名分替妹妹爭了過來，妹妹豈不是打到『贅』字號裡去嗎？這也是一著。然而父親究竟在日有此一說，我就有所藉口。不然，旁人看來，豈不要疑我們有甚不雅致的交涉嗎？妹妹放心，我又沒弟兄姐妹。這件事諒來力量還夠得上。萬一天不從人，我情願披髮入山做天下古今第一個罪人！我也有一句總包括，我並不是存了一點私念，或是妹妹的姿色起見，若說姿色呢？不怕妹妹惱，平心而論，舅舅家的姐姐還比不過妹妹嗎？我終為義氣起見，妹妹一輩子大局哇！到底直弄得母子如仇，在家裡存身不得，出門處館去了。我也不容於舅母。轉轉漂零十餘年了，今兒瞧見『會墨』，知道表兄已成了進士，所以到京來的。不料摸了個空。沒奈何借此開口。雖然落到如此地位，到底不肯糟蹋身子呢。』敝居停大為感動，忙問：『你的表兄是誰呢？』小月道：『便是中九十三名的牛玉。』敝居停道：『喲！喲！就是牛玉？他是主事用的，我見過多回了，好個人才哇！』我那位本家中丞回京供差，得知小月又勾上了敝居停，這是好條路子。因此依舊和小月瞞了敝居停，私自往來。靠了敝居停之力，不過十年光景，直做到這個分位。只是小月三年前已死了。這段因緣奇也不奇？官場上的真相倒實在有點兒玩味。」

苟老爺聽了不住的把頭來亂點道：「這麼的真相還算很體面哩。把老婆來給交上司，謀差事的把戲也很多呢！」尤中書道：「這倒並不嘔苦人的話。我也很聽人說哩，彷彿就是貴省不多幾時鬧過這門子的把戲來，吃都老爺參上一本呢。」彼此談談說說，很不寂寞。有天到了九江，尤中書先自上岸不提。且說牛八爺、苟老爺十分投機，牛八爺便要和苟老爺拜把子，苟老爺道：「老哥同中丞是本家，兄弟就不敢了。老哥既然不棄兄弟時，兄弟情願拜老哥的門。」牛八爺道：「那是不當的。兄弟也決不敢放肆的。」苟老爺便不管牛八爺答應不答應，便滿口的「老師、門生」，叫的震天價響。過了一宵，次日已到漢口。當日沒有開湖南的輪船，便住了「迎賓江館」，包了一間大菜間。牛八爺便叫底下人去輪船局裡打聽多早晚開洞庭輪船？一時打聽回來說：「明日也沒有船，後日是快利輪船開宜昌。洞庭船還是上一天開的。轉班須要十來天呢。」

牛八爺聽了沉吟一回道：「老弟怎麼呢？若是搭宜昌船去，要在大江裡過划子去，論不定是半夜裡，我實在有點吃不祝橫豎也沒有要緊的事。不妨玩幾天，等洞庭船罷。況且洞庭船上的買辦，是熟人，更其招呼得好。」苟老爺沒口子的道：「老師主意怎樣，門生終歸也是怎樣。」牛八爺道：「如此好了！我們索性拜一天客，騙兩頓吃局好嗎？」苟老爺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但是門生這裡熟人不多，有幾個還是商人。」牛八爺把桌子一拍道：「更其好了！吃局還怕一張嘴來不及呢。」

苟老爺愣了半天，不懂牛八爺的命意所在。牛八爺便附著苟老爺的耳，悄悄的說了一回。苟老爺連連點頭說：「罷！」相視而笑。次日，牛八爺衣冠楚楚。苟老爺瞧他卻戴著亮藍頂珠，拖著一支藍札大披肩花翎。心裡詫異，他說並沒有什麼功名呢，怎地頂戴倒很闊？不禁問道：「老師貴班是……？」牛八爺笑道：「你瞧罷。」苟老爺道：「這是道台了？」牛八爺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三品京堂，你瞧不錯嗎？」苟老爺道：「是是……是很不錯！」又瞧他帖子亂插著幾個大帖子，什麼「世愚弟」哩、「姻愚弟」哩、「年愚姪」哩、「治生」、「晚生」、「眷生」、「侍生」……一古腦兒應有盡有。最奇怪的有個「額外生」的帖子，不禁又詫異，問道：「老師這副『額外生』的帖子是拜誰的？」牛八爺囁嚅道：「這是裙帶親。」苟老爺如有所悟，笑了一笑，又瞧那片字卻是四六大單，寸五分的大顏字，刷著「牛桂」兩字。牛八爺道：「這字寫的好不好？還是陸殿撰做孝廉的時際寫的，年代卻不少了。印得多了，有點馬馬虎虎了，譬如招牌紙似的，終算老招牌了。所以也不去求人寫了，重雕一方哩。老弟，你別笑我這話沒由來，你沒瞧見梁太守的片子哩，竟然筆畫都瞧不清楚了。往往人家認錯了字，便說認不得他。好在他是大名鼎鼎，官雖不大，其實好算得當今第一流人物哩！」說罷一陣子「哼」而「哈」子，出去拜客去了。苟老爺也結束停當，拜了幾個洋行買辦，沒一會子就回來了。牛八爺直至差不多張燈時分才回來。跟手來了五六起請客的條子，牛八爺、苟老爺都有。牛八爺道：「我們應酬兩處吧。各人去一處，你先同我廖家班子去應酬了楊厚夫楊觀察。散下來再到吳新家應酬你的傅鬆泉傅買辦。你瞧好嗎？」

苟老爺道：「老師吩咐，再妥當也沒有了。」於是坐著轎子，一徑來到南城公所「廖家班」。楊觀察同著四五位朋友已在相好金玉房中摸牌。牛八爺替苟老爺介紹，一一通過姓氏、官階，內中一位最闊的是姓趙，號芝蓀，杭州人，軍機處記名道，現當院上總文案營務老總、銀元局會辦、善後局提調；全省闊差使，趙觀察差不多占了一半。他老人家癡心不足，還想謀個牙釐局總辦來混他一年，據說運動得差不多了。苟老爺便把同鄉來拉攏。趙觀察雖是頂紅的道台，他性格兒最是謙和，沒口子的鄉老哥長、鄉老哥短，親熱非凡。苟老爺暗暗盤算道：可惜我是湖南人員，他招呼不到。不然，不愁沒好差使當嗎？須臾，摸牌已畢。楊觀察道：「嘖！金毛吼怎地還不見來？」

牛八爺詫異道：「金毛吼是誰？可不是強盜的綽號？」楊觀察笑道：「呀呀呼！那裡是強盜哇！豈有強盜同我們官場中往來的嗎？對你說吧，如今我們大、中、小三班人員大半是歡喜玩的，因此分出名目來。是闊的有四人，就叫『四大金剛』（這位趙芝蓀趙大人卻是金剛之一）；其次的有十人，就叫『十大天王』；又其次者便是『三十六天罡』，恰才說的金毛吼是『三十六天罡』之一，他姓尹，號再生，是個大挑知縣。」牛八爺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同京裡的『十二花神』一個樣子的。」楊觀察道：「『十二花神』比我們『四金剛』哩、『十大天王』哩、十六天罡哩，名目雅致得多了。這『十二花神』是那幾個呢？」牛八爺道：「一時也說不了，就是敝居停算『花神』中的『西施』，司蓮花的。」楊觀察道：「有趣！有趣！我們原想選出『七十二地煞』，卻選不出這許多人來。倒不如也先『十二花神』很有玩味的。」金玉接口道：「若是旬十二花神，我薦一個人當『西施』，再妥當沒有

了。」楊觀察忙問「誰配這『西施』的雅號呢？」金玉笑道：「藩台文案華蓮庵華大老爺的臉蛋兒終算俏皮哩！還且華老爺的號叫做『蓮庵』，牛大人說西施是司蓮花的，『蓮庵』兩字一發的妥切不移了。」

趙大人大笑道：「本來我也想到了。只是金玉薦了，我頭一個不答應，情願不妥當些，選別人吧！」楊觀察詫異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趙大人道：「你老哥真真糊塗。你花了一大票的冤枉錢給金玉，金玉暗底子裡給蓮庵快樂。蓮庵這人，其實不作興，金玉你也說不過。」楊觀察道：「瞎說！沒有這事的。金玉同我的交情非同兒戲，斷斷沒有這種拗味事，倒我的蛋呢。」金玉眨了趙大人一個白眼道：「你聽楊大人說呢。幸而楊大人是知心人，不信你的話。不然，我還吃得住嗎？大小這種使促狹的話不作興說呢！」牛八爺笑道：「金玉姑娘會說得很。趙大人就沒的說了。」楊觀察笑道：「閒言爛語一併收羅。尹再生既不來，我們別等他了。」

於是相讓入席。趙大人忽然想起來了，說：「再生得了新陽釐差了，今兒下的札子，光景他正忙著呢。」楊觀察道：「嗚！再生得了差了？新陽釐差實在不壞。一年兩三萬呢！」趙大人道：「再生此一番事情雖是上中，然而本錢花得太大了！」楊大人道：「聽說十三姨的路子，不知確不確？」趙大人道：「不是十三姨的路子，是誰呢？但是十三姨的身子雖靈，其實沒有大本錢也休妄想。這番再生是一對黃豆大的金剛鑽戒指，價值一萬洋數掛零呢！就是跑到上房的施大爺那裡也花到三千金呢！」楊觀察道：「十三姨的路子呢？多撈幾個也不怕鬧出亂子來的，上頭很明白呢。」

苟老爺聽了咋舌不置。直到席面將散，尹再生大令方匆匆的來了。楊觀察同著眾人都起身招呼，道賀。再生謙遜一番，同趙大人請了一人安，謝了大人栽培。趙大人道：「這不是兄弟的力量，不過中丞的交件按著辦就是了。」尹大令道：「中丞交下來，大人多一句話，卑職就吃不住了。回來差之後，還求大小在中丞跟前栽培幾個字，卑職沒齒不忘呢。」楊觀察笑道：「再生別鬧這把戲了。老實說我們跪著求還比不上姨太太放個屁的力量狠呢，效驗靈呢！」牛八爺笑道：「你老哥說得忒精緻了。」

說著楊觀察從靴頁子裡找了一回，找出一個條子來遞給尹大令道：「請老哥栽培他一下子，好歹給一點事情。他是兄弟的表弟，筆底下還來得。」尹大令忙接來瞧，是「奏保經濟特科、甲午舉人車雲飛、號小霞。」十六個濃墨小楷。尹大令忙道：「遵大人吩咐。只怕局面小，委屈了車孝廉。」說罷收了條子。又道：「卑職還有一點事情不及伺候大人了，欠陪諸位了。」匆匆的又去了。趙大人笑道：「再生得了好點的事情，鋒芒就健得很哩！」楊觀察笑道：「其實還有點孩子氣哩！」要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文分解。